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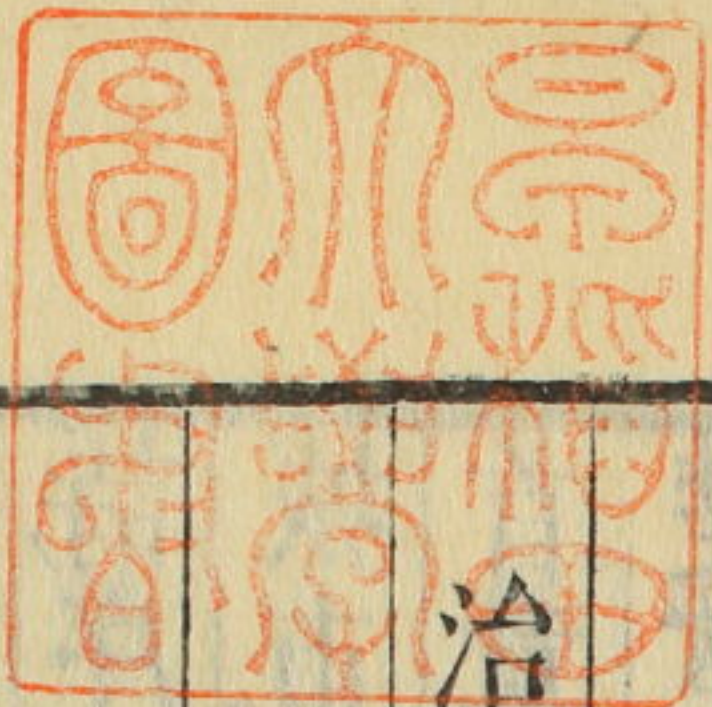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八十八
至九十

仁22
76
34



門 七 12
76
卷 34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八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 評 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

司馬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建於下。

大壯之象也。

以觀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驗其方
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龜兆之吉否曰望
曰觀曰景曰卜無一而不善然後興工動衆蓋
不暫勞則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爲人
君安佚之計亦以臣民觀瞻之所係也或曰後
世測景占卜之法鮮有精者有所營建而選日
相地之法亦可用歟曰擇其可者用之而不泥
於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彷彿猶存用之以
代測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爲星乃上天示人
以營室之時非其方中農事未隙不可爲已之

居室而廢農之耕藝也。

大雅綿之篇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高貌迺立應門應
門將將嚴正也

朱熹曰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
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
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門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
路釋者謂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
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
此以應治也路門者取其大也五門各有其義

大學衍義補 卷之十八
其、三、門、者、乃、周、既、爲、天、子、時、所、立、惟、臯、應、二、門、
在、太、王、時、已、有、之、後、世、遂、因、之、而、不、改、歟、是、則
雉、庫、路、三、者、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
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則、不、得、立
焉。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後聖人有作也起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
宮室牖戶

鄭玄曰上古之時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
陳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爲宮室之具而爲

宮室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甃之所
當先也。

臣按聖人有作因民之營窟橧巢之居而爲之
臺榭以登眺爲之宮室以居處爲之戶牖以啓
閉是皆以木爲之者也然非脩火以范金而爲
之斤斧則無以成其棟宇用水以合土而爲之
瓴甌則無以完其蓋藏蓋天生五材竝用之而
後民賴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
所以安居而無上風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
併蒙者哉

軌按字用
之間非字
脫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闕宮矣侯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棄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觀春秋之所書及胡氏之所論則國家脩造其前後緩急之序可見矣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安國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劉敞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覩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乎季氏之脅其主矣此

春秋之微詞至意也。

臣按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爲門。魯諸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僭天子之禮。雉門及兩觀爲天火所焚。魯復因其舊而新之。天示之變。尚不知倣聖人所以書之也。繇是以觀。凡宮殿門闕有所災變。皆天示之倣也。所倣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災。其必反已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災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則災不爲咎矣。

左傳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預曰。不時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隨壤時而治之。

臣按國家之脩造。有待時而脩者。有不待時而脩者。蓋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無。與雖不可無。而有他所以暫代者。必須農隙之時。無事之日。然後脩之可也。若夫門戶以開闔道橋以往來。城郭以衛民。牆塹以禦寇。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苟必待時而爲之。豈不至於有所損失而

誤事乎。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臣按堯時去洪濛之世未遠。故其居室簡樸如此。然堯之居雖陋。而其仁則如天。其智則如神。魏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紂爲傾宮。世目之爲獨夫。秦皇爲阿房宮。世稱之爲亡道主。然則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顛以爲闕。復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臣按：秦始皇於三十五年作阿房宮，至三十七年東巡而崩于沙丘，勞七十餘萬人之力，費百千萬億之財，營建始成，僅僅二碁而身已下世。嗚呼！一身之微，歲月幾何，何苦勞人費財而為

此無益之事，流毒四海，遺臭千載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已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後世人主誦杜牧之賦，所謂一人心，千萬人之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後世哀之而不鑑之等語，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漢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于長安。

呂祖謙曰：按史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盧縮傳云：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長安為咸陽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

方營宮室於長安謀遷都也。

臣按漢建長樂宮始此。

是乃筆吏語

七年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與鎮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

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繇鄼侯啓之也。

臣按蕭何此對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何欲以此堅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為直。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臣按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也。

內而宮闈外而朝廷遠而至於邊徼下而至于閭閻人情世態無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無一物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後能盡父母斯民之責文帝欲作一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蓋帝起自外藩耳聞目見民間之事非若景武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產僅直十金則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無一錢之儲隔宿之食立錐之地枵腹而

眠賃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飯而費十金者一宴而費百金者一器用服飾之微而費千金者尚或以爲不滿意而他求及其有所營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略不顧惜嗚呼胡不思之甚邪觀於此可見文帝爲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令主書文史冊千載有光後世人主其或有所營建必先計其工用而以文帝爲法母爲嬖倖所欺以多爲少以不可爲可則足以盡天下之情而成天下之治矣

武帝元鼎二年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公孫卿又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慾慾心一萌左右窺見其端遂從而從之因而疲勞生民空竭府庫天下生靈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貴已極而求長生左右因引進方士言有物餌之可以不死而爲仙人好樓居之說於是隨所指

教而大興工役勞民傷財以爲無益之事慾心既熾而置政治於不問遂致海內虛耗盜賊蠹起一人之欲長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萬人之速致於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榦樓輦道相屬

臣按武帝建栢梁臺而天火災之是天以火而傲帝也帝爲此臺本以求神仙神仙有靈必爲

王恭厥之
變亦有矯
誣上帝以
殲善類者
蓋彼蒼特
爲速問諸
廣示震也

之訶禁而火不得災之矣。一旦蕩然於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見矣。帝於此尚不覺悟。而又大爲宮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蓋亦不畏天也。天怒於上而假火爲災以警人。譬則君怒其臣而毀其所爲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懼。又從而大有所爲。比舊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苟以是反求諸已。則必兢惕戒謹以畏天怒。而不敢復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臣按。一宮室之門。若無甚大關係也。而國本因之而動搖。幾至亡宗社。是知人君於宮殿之創建。不可輕易。則雖命一門之名。亦當熟思審處。而不可輕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

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朕感然慙懼。故分布禱請。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

聞者

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湯六事之責。其一宮室營。則是脩造營建。勞民動衆。怨對之氣。上于天和。此所以不當天心。而來旱暵也。鍾離意諫其君。而以天心爲言。其知本者歟。明帝一聞其言。遂策詔答謝。敕止作諸宮。減省不急。不徒謝意。而又因之以謝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納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揚之。明帝好諫之誠。思賢之切。後世所當法者也。

靈帝中平二年。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

錢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哀公增稅。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銅。以營無用之物。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侍郎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賣。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

侍御史猶得關其口

鉅鹿太守猶得盡其

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直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爲暫絕脩宮錢。

臣按靈帝聽嬖幸之言。斂天下錢以脩宮室。謂之脩宮錢。既取之於田畝。復取之於選調。取之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直。二太守者。皆上書以聞。靈帝既知之矣。而尤不知痛革。僅暫免焉。司馬直曰。爲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嗚呼。大

守爲民父母而不忍剝割其子以稱時求靈帝
非民之大父母乎而乃剝割其孫曾以稱已欲
何其忍哉且稱時求繇乎人稱已欲繇乎我繇
乎我者進止一反掌間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營脩宮室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
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
廣其禦吳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
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紵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

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
若且先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
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臣按國家脩營宮室若無預於戎備也而王朗
乃謂脩營必須豐年而兼以勤耕農習戎備爲
言夫脩營妨農則有矣而亦謂妨於戎備何哉
朗所謂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是也夫泛用
民力於內尚有以簡戎備於外況專用兵力者
哉尤不可也當夫無事之時而殫其力於無益
之營造勞其筋骨耗其財力廢其家計而起其

怨對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禦強暴。豈不難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意向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

乃爲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一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尙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

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陳羣高柔楊阜皆上疏諫之明帝不之罪乃為之少有減省乃手筆詔答雖不能盡從其亦異乎復諫遂非者矣楊阜所謂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為非但營建宮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於此即亡然為之不已則必馴致於亡有

此理也。

晉孝武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險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脩宮室為能邪

安亦高言
然豈可訓

臣按謝安謂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不

以脩宮室爲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興作，極其壯麗奇巧者，皆假人力爲之，非天子能事也。適足以彰其無遠圖而不恤民耳。堯之土階茅茨，禹之卑宮室，可謂弊陋矣。未聞後世人有議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宮象廊，紂之瓊宮瑤臺，豈所以爲能哉。

劉宋孝武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武帝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壁倖賞賜。

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蠅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蔡沈曰：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此正無逸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宮室固不可以不嚴邃，然亦不可過於嚴邃。況吾祖吾考立國以來，皆已安之矣。

何獨至我必爲宏大壯麗之居乎。非夫國計有餘內無水旱之災外無邊防之警不可有所作興以妨民動衆也。

北朝魏大武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臣按觀世祖謂蕭何之對非雅言誠是也若夫

易設險以守國之言則有國者不可無險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築城以過勞民力耳。夫守國以脩德爲本而設險亦不可無苟徒恃險而不脩德則險非吾有矣。

文成帝還平城起大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文成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八
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畱心也。文成納之。

臣按高允謂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馴而致之之一語是誠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為事以漸為之用民力以遞休則人不勞擾以久為之聚財用以漸致則價不踊貴然非甚不得已則亦不可為也若或見有者足以居處姑仍舊貫可也。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皇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楊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獨孤后之意豈后豫以告德彝哉蓋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誠於愛民也使帝誠心於愛民必不忍以役夫之竭死為娛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況聽后言賞素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爲君也營一行宮固未必至於亂而張玄素至比帝以隋煬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爲百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昏君庸主諫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爲庸

主而坐受亂亡之禍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仙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强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諫太宗作飛仙宮其言至切世主所當深玩。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

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營繕不問中外大臣皆所當知太宗責玄齡等非也玄齡等謝罪亦非也使無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

怒而且內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君處仁遷義之機也。繇是而上。堯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長慶四年。波斯獻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臣按。敬宗雖能優容李漢之言。而未聞其罷香亭而不構。蓋其僅能不加罪。而侈慾之心終不能遏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脩。因

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僇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脩。著以為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脩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蘇軾曰。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險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歛側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

洪邁曰。宋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八
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少復留意。以興什植。僵
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指爲妄
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傾視陋。
逮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爲姦
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臣按。官吏必有解宇。以爲視事。臨民之所。衆之
聚集所在。下之瞻視所繫。誠不可無也。上而朝
廷。則有宮闕。下而官府。則有解宇。非以私奉養
也。蓋上之所居。必尊嚴。則下不敢輕忽。上之所
居。有定在。則下知所趨集。上之所居。有統會。則

下有所聯束。此勢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
附載官吏解宇於宮闕之末。

以上宮闕之居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八 終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八

宮闕之居

居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園游之設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園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

也作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

園臺下有園鹿攸伏也驚鹿鹿濯濯貌肥澤白鳥

翯翯貌潔白王在靈沼有沼於物也魚躍言多而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臺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靈園臺之下有園。所以域養禽獸也。靈沼園之中有沼也。臣按。自古人君為治。固不可不惕厲。其心亦不可不舒暢。其情蓋一弛一弛。非但以施之於民。藏脩息游。非但以施之於學。而為治亦莫不然也。故雖以文王之憂勤。自朝至于日中。是而亦

必有靈臺園沼之設焉。雖然。必有文王之憂勤。然後有文王之逸樂。苟徒肆情於逸樂。出於已心之嗜好。絲於左右之從。憑拂民心而勞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於民心之樂趣。而絲於已意之欲速。與左右之督責。夫然則亦異於文王之所以經營者矣。臣故願人主有欲為臺園以為舒暢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憂。而又得周民之樂。然後可。

周禮。園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鄭玄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

葉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獸。鄭氏謂。囿。若漢之苑。游。為離宮。養獸。以宴樂。視之。如漢掖庭。有鳥獸焉。嘗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爾其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設囿游。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逸游之樂。使之坐受束縛。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開。

隄防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可禦。將至於盤游無度。流連無厭矣。豈特囿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設囿游也。惟以別者而守。囿必不能從。王而為馳逐禽獸之事。惟賓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囿游。而無一語及宴游之事。鄭氏以囿比漢苑。以游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如漢乎。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囿游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云。

臣按周官囿游。蓋謂苑囿游觀之處。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養之也。百獸者。獸非止於一。甚言

其多也。所以然者，為共祭祀、喪紀、賓客三者而已。故當政事閑暇之時，而為游行觀省之樂，百日之勤，渠而假一日之暇，豫雖曰游目以適情，然亦非縱欲而敗度，是何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為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禮。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禮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穀梁赤曰：不正罷同疲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

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於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臣按：先儒謂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

穀梁赤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孫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臣按先儒謂春秋前此未有書築圍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有二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謂收斂之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

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杜預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築臺無益之事也而皇國父以無益妨有益子罕諫之而不聽此所以來築者之謳也人君有所興作雖有益之事固不可妨農況無益乎築者口中之謳乃其心中之事為人

上者宜慎興作毋使下之人詛之於心而謳之於口子罕謂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豈但宋哉則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民其以勩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按叔孫昭子謂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為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恆以其所作為者與民相比竝權其有無可與不可則知所輕重緩急而不輕用民力以失其心矣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

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謂刻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囿華也庶衆也為

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

聽也先君莊王為匏居臺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

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

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

無患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疲也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也之數年乃成臣不知

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縮也。取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謂弘欲弘也。後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也，不奪稽地，其為也，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

木謂餘於是乎用之。

臣按：伍舉諫其君之為臺，而必舉其先君之所為者，以告之。且謂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其君之為臺，則民罷而財盡，穀敗而官煩，舉國治之數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嗚呼！伍舉之言，其所以告於君，何其切實而明快也哉！後世所當鑑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又引湯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楊時曰：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樂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

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張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臣按孟子因梁主之問而舉文王與民偕樂與夏桀結怨奉已二者並言使其自擇焉與民偕

樂者君既得已之樂而民亦得民之樂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已何樂如之若夫獨樂已之樂者奪民衣食之資以為之財用占民耕藝之土以為之臺池已則樂矣樂而及於鳥獸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則怨怨之不已則叛則民之所以苦者將移於我而我之所以樂者將為他人有矣為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

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園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園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爲園。然文王七十里之園。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張栻曰。意齊王用廣其園。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園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文王之園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園之設。而公私義利於是乎在。天理人欲於是乎分。爲人上者。於凡舉措。可不謹哉。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

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漭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古仰字足也。又有秔稻黍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即蛙字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

王道本于誠意此語不可磨滅

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壽王闢地為上林苑。東方朔諫。帝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夫聽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與之爵與金。是買之使不言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
朔受之不辭而不復言。譬則狗焉。嗥於主人之側。投以一鬻。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采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說遂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乎世。而寡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違道。則寡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大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
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培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興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饗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

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辨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託經義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聽其言而從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豈非快其所欲哉。臣之愚君得罪于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則得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八十九
罪於天。得罪於聖經。得罪於師父之教。其不君也哉。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以綵爲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殼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煬帝於元年始卽位。卽爲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於江都。一時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爲荒煙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書之史冊者。昭昭在人目。睫間穢污簡牘。遺臭萬世者。恆如在然。嗚呼。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爲此不道之事。以勞生民之力。費天下之財。而貽後世之笑哉。

以上園游之設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九 終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
 象道襪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
 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玄而
 象道襪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
 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丘富國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

之間。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臣按先儒謂衣裳卽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衣裳之制。始於黃帝。備於堯舜。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像也。日月以下是也。

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

辨也。絺，紵也。紵，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于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掌王之五冕。冕。衣冕。鷩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皆玄冕。

朱裏延。玄表。朱裏。延。即冕之覆。紐。小鼻也。綴於武上。五采繅

十有二就。以五采。絲爲繩。如纁以貫玉。皆五采玉十

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玉笄。朱紘。以朱爲紘。綴於領下。王之皮

弁。朝服。會五采。結五玉。玉璫。即五采玉。象邸。以象骨。玉

笄。玉之弁。經弁而加環。經纏而

王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

臣按。先儒謂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衮。可知矣。大裘與衮同一冕也。

此所謂五冕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祭服凶喪服辨其名物各以命之物以色之

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享賓客射與諸

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

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則玄冕凡兵事韋謂革之弁冠也

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甸獵冠服凡凶事服弁

服凡弔事弁絰服大扎大荒大裘素服

吳澂曰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

臣按虞書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為天子十二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諸侯

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

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吳澂曰大裘者黑羊裘服之祀天示質也良裘者

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謂人功治之者

臣按用裘以為祭天之服蓋反古始也天地生

人之初未有織紵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

有絲枲之事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履曰屨為赤烏複履曰烏黑烏赤纁縫中

黃纁青句

當作

素履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吳澂曰。言屨必言服。服各有屨也。吉服有九鳥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也。其下白鳥黑鳥。紬為之。拘著鳥屨之頭。以為行戒也。

臣按。所謂凡四時之祭祀。以時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鳥黑鳥。喪祭。則用素履葛屨。皆隨時之宜。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

深也。

延

冕上。

龍卷

與

同畫龍於衣。以祭。

陳澔曰。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

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

馬晞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

臣按。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孔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

臣按。此天子服皮弁之禮。

論語。子曰。服周之冕。

何晏曰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
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湛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
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
寸

朱熹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
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
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
費而不及奢天子取之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
問周冕不為侈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
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為過也

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臣按冕自黃帝以來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
先儒謂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
文之中者也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後漢志通天冠高九寸正
豎頂少邪却迺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筓為述駁
乘輿所常服導

隋志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臣按晉志云通天冠本秦制前有展筓冠前加
金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憤

通天冠平冕。冕阜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又通典謂宋加黑介幘。齊加玉簪導。梁加冕於上。為平天冕。意所謂通天冠者。先戴之於首。然後加冕於其上。歟。至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戴此冠則服絳紗袍。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鞞。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環。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為常服。臣按天子服黃始於隋。後遂因之以為常。

唐志太宗嘗以幘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為翼善冠。自服之。

臣按翼善冠天子始以為常服。後尋廢不用。至宋淳化二年。詔檢討翼善冠制度。及所用衣服。自是遂常服之。

南齊輿服志。衮衣漢世出陳畱。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簿。時亦謂為天衣。

臣按此後世衮衣之制。宋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

大學衍義補 卷九
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制。其間所謂大裘冕者。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緇代之。或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袞襲之。或者又謂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兩不相戾。訖無定論。夫祀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焉。今既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制

禮本乎誠。惟專一其內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制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紘筭瑱之飾。袞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

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綺。前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制。雖曰華而不為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以上冕服之章

備規制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

臣按。璽之名。始見于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林堯叟曰。璽。印也。印書。追公治而與之。

臣按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二字始見於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制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顏師古曰符謂諸印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胡寅曰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

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非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主監之後世之璽以亂亡喪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哉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併六國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卽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厥後平帝崩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王舜追太后

求之出璽投地。刻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五胡亂華。爲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后携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於唐。朱溫篡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嘗考之。其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爲受命璽。得其璽也。

遂傳以爲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且之爲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于天。必有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于其德。而顧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于沙丘。肉袒負于軹道。烏在其爲壽且昌哉。絲是觀之。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有與無何足爲國重輕哉。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臣按。此漢天子璽之制也。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漢朝六璽之制。後世率遵而用之。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臣按。璽。古上下通用。至秦始皇。專以為天子印章之稱。

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昌邑主受皇帝信璽。行璽。就次發璽。不封。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

臣按。漢之符節臺。即今尚寶司。此設官之始。

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則在前漢已有符璽郎矣。說者謂符璽令。總符璽郎。又趙堯為符璽御史。則符璽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璽

臣按此文疑乃魏文帝所受於漢獻帝以禪位者但其旁所刻文有少異然說者又謂璽至晉爲劉石所得尋復歸東晉傳宋齊梁陳以至於隋不知孰爲真物也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

臣按此唐朝璽制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于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顯賞節以顯殺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制

今制爲尚寶司專司

寶璽及金牌牙牌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

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填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勅用之。皆鑄以金。後竝改印為寶。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寶封禪用之。

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又作金寶。三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臣按此宋朝寶璽之制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脩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

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爲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給得璽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爲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符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曰五胡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

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是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妻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梁亡歸于後唐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旣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僞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

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
乃能復得之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
曰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
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
述其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其後徽宗復製二
璽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
一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
之定命寶二寶與受命寶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
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責而
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

軌按義宗
當作哀宗

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
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
而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贖
武亦獨何哉

元至元三十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得拾得妻所售玉
印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為秦璽進之

臣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
高祖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皆此璽也歷代皆用
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
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

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于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則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証以為秦璽。考璽在漢為元后所擲，螭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其螭

軌按續文獻通考考璽作按爾

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元人所得於拾得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皆明明有徵驗，非虛言也。萬一有以秦璽在虜為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以上寶璽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臣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橐佗

九學後事補 卷九十一
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羣臣印章之制

今制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

以上古今臣下印章之制以上印章

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

蔡沈曰小臣之有符節者

臣按符節小臣皆有之蓋自周則已然矣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五等

諸侯者用玉節守都鄙公卿大夫采地者用角節角當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金也以英飾也簠竹也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

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

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察也則不達

鄭玄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

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必有節者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爾傳謂所齎操及所適

吳澂曰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爲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有牝牡相合以爲驗也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脩睦爲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爲行道之信金爲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爲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門關則王畿及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及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合之者也璽節者加印

璽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析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以防姦私而輕重爲不等也

臣按節者古人爲符契牝牡二者以相合各持其一以相驗信者也凡乘傳者必有節如今世符驗之類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也猶至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鄭玄曰啟關猶謁關人也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

臣按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謂有文書自外人者則以節傳納之於內有文書自內出者則以節傳出之於外後世設人以傳送公文者本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鄭玄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齊法式以齊等之也

臣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但掌

節所掌者是主天子之節為言而小行人之所達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者耳考漢世有所謂銅虎符以金為之是即虎節之屬竹使符以竹為之是即旌節之屬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鄭玄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治事處外謂其室及官府

臣按三代以前人君召臣皆必有節非但在遠則雖在朝廷官府居室皆用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臣按此所謂節蓋用圭玉以為節爾非別有一物也註謂節信也用圭以表信故為之節焉

昭公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名於齊侯孔穎達曰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謂以函器盛此節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

臣按以玉為節春秋之時皆用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得虎符以解趙圍漢高后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

臣按此古人以符節發軍者其後武帝時又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是古人發兵不但有符又有節也

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

臣按說文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其後

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制。蓋始於漢也。

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呂祖謙曰。漢制諸侯不得自發兵。魏劭曰。非有漢。

虎符。驗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

臣按。與郡守為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

臣按。節之為制。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

為其眊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

爰盎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

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
牧養民而風德化則是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
出使外夷則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
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畱守折衝府捉兵鎮
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
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
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
給開門符閉門符

臣按此唐朝符節之制以上符節

周禮司約小約劑書於丹圖

鄭玄曰約劑約也丹圖者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
者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
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歟

漢高祖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
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

臣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紀其功我

聖祖得國之初欲依前代作券而不得其製作之
制有言錢鏐之後居浙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

券猶有存者乃遣使求之按其製造之用金填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以爲一代之制以上鐵券

以上璽節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終

六十八雜